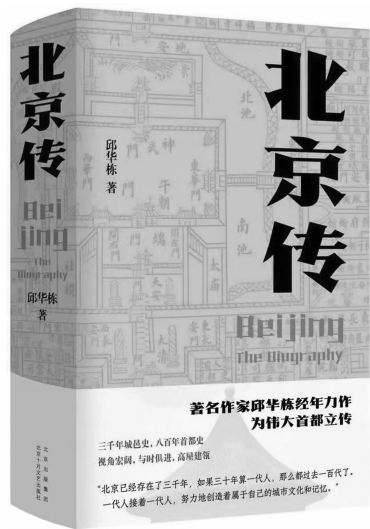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北京传》对话《南京传》:如何书写伟大城市



《北京传》
邱华栋 著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2021年1月

“我几次在访谈里面也谈了,写南京的绝佳人选没有第二个,只有一个,就是叶兆言老师,叶家三代人都跟南京有关系,几代都是作家、学者,他写《南京传》毫无异议,没有任何人能提出反驳。但是写北京,并不是非我莫属,我只能算能写北京的人之一,尤其是研究地方志的不服,你怎么写出一个我们的《北京传》呢?但我觉得,北京属于每一个中国人,每个生活在北京的人都有自己的北京经历与记忆。”5月21日晚,著名作家邱华栋携新作《北京传》来到南京先锋书店,与《南京传》作者叶兆言、评论家何平展开了一场“如何书写伟大城市”的南北对话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陈曦

小说家写非虚构,“一种虚荣心的表达”

据何平估计,国内近年出版的城市传记保守说有上百种,但能够被普通读者接受且在读书界有影响的,也就《南京传》和《北京传》。两位以虚构见长的小说家为何写起了非虚构的城市传记?说到这个,二人表示都是受到英国作家阿克罗伊德《伦敦传》的激发,且都是源于出版社“定制”。

当时译林出版的《伦敦传》广受好评,刚刚写完一部长篇的叶兆言也想调整下写作节奏,便受老友、译林出版社原社长顾爱彬之邀,写一部《伦敦传》那样的城市传记,于是签下了《南京传》的合同。也是在2017年,邱华栋碰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,对方问他干嘛呢,他说他在读《伦敦传》,然后说自己也能写一个《北京传》,有点儿开玩笑的性质,结果那么一说,过了一星期韩敬群就把合同给他寄来了,还预付了一点稿费,“这一签合同就跟马套上轱辘一样,不写不行了”。

事实上,邱华栋从1992年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北京工作,到现在已快三十年。多年以来,他不断地积累着关于北京的资料,已经有四五百种,得闲的时候就在翻阅,作为一个新北京人,他对北京充满了好奇和热爱,一直有给这座伟大城市写一部传记的准备。

在他最初的构想中,是想写一本规模更大、更具个人化体验的《北京传》。但因工作繁忙,两年的时间才写出了这本20万字的《北京传》,已经有点疲倦了。目前的这本《北京传》,等于是纲举目张中的“纲举”,是一个骨架。这本书的“目张”还远未达到。“希望再过几年,等我退休了或者有时间了,我把那个80万字的《北京传》写出来。”

叶兆言直言不讳,全世界的作家其实都是差不多,每个人写自己

的城市还是图方便。“邱华栋选择北京,是因为他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年了,写着方便。我们两个真正的主业是写小说,作为一个小说家来说,虚构是更重要的,写这种非虚构,某种意义上是属于玩票的性质,是向世人证明我能写这个东西,更多的是虚荣心的表达。”

《北京传》薄古厚今,越往后笔触越细腻

北京和南京都有着数千年的建城史,史料可谓浩瀚驳杂。选择什么样的材料为城市立传,体现了作家的眼界和精神立场。在何平看来,如果说叶兆言的《南京传》侧重于“历史上的人和事”,那么《北京传》则主要着眼于城市空间结构在不同时代的变化。它写到了北京从春秋战国到金元明清的历史,近现代以来的巨大变化,更写到了改革开放年代里世界大都市的形成,以及当下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的建设。两本书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:《南京传》写到1949年为止,《北京传》1949年之后的篇幅则占全书三分之一之多。

邱华栋说:“梳理北京城的历史,它最早是春秋时期蓟国的首都蓟城,到了战国,是燕国的都城。汉代是广阳郡的郡治,相当于一个省和州府之间的行政区划。到了唐代,它是幽州,一个边境城市。辽代和金代,是五京之一。后来是元大都……城市的位置、空间在不断地移动、改变。在结构上,我采取了主章+副章的写法,主章写城市主体结构的变化,副章是选一些点,来突出这个年代北京城的特点。比如金代最突出的是燕京八景,这个说法是金章宗提出的。到了清末民国,东交民巷就很重要了,因为它涉及跟西方的关系,跟世界的关系。”

邱华栋表示,在他原来的构想中,当代北京的篇幅比目前还要多,接近一半。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,只要涉及历史,必然有当代

人的判断和取舍。他写当代的这一部分,恰恰体现了他的选择和立场。他是想厚今薄古,把重要的笔墨放在今天。1949年以后,北京作为首都,它的重要性反而更加突出了,而且他对这段历史亲身经历30年,这几十年北京空间变化极大,他都历历在目。“特别是当下,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的建设,都是北京作为世界大都市的传奇般的扩写。”

此外,写作这部非虚构的过程中,他力求把情感降到“零度”。“比如现在很多人说,1949年之后,北京城如果按梁思成当年的设计,保护南北中轴线上的老城区,在长安街西延长线的北侧另建新的国家行政中心区,这样明代以来的北京就可以完美地保留下来了。这是非常理想的一个想法。但是我翻阅了材料,发现这个方案在1950年代是不可能实现的。我并不对这一历史选择做出评价,我只想平实地把前因后果呈现出来,告诉大家‘为什么是这样’。”

《南京传》先于《北京传》出版,邱华栋说,《南京传》启发了他要去减法。“《南京传》选取的历史和人物,体现了叶老师对历史一种人文的、犀利的甚至是饱含激情的判断,还有知识分子的风骨。中国人之为中国人,在这本书里呈现出来了。但我写的时候,把我藏起来了,突然发现舞台本身空空荡荡,我用零度情感去呈现。在下一步扩写《北京传》时,我要向叶老师学习,要填充这些东西。”

叶兆言评价《北京传》,以空间变化来描述北京城,使得整本书是开放的,在阅读的时候,越往后走,越能获得北京的鲜活印象,感受到这个城市内在的生命,而不仅仅是“紫禁城”这样一个简单的城市符号。

为城市立传,就像跟这个城市打了一仗

何平认为,北京和南京在中国

城市史多有交集,比如明代和近现代以来。它们有着各自的历史脉络和城市气质,又在某些历史时刻相遇、碰撞和对话,从两个城市关系史的角度可以发现许多中国文明的密码,不仅如此,对读《北京传》《南京传》这些部分可以感觉到邱华栋和叶兆言两个作家的不同文学风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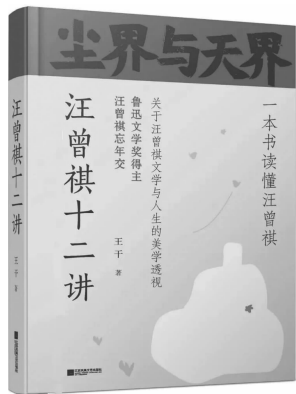
邱华栋认同何平的观点,北京和南京在历史上确有着深刻复杂的纠葛。“明代的南京和北京,两个城市基本上是一张图纸建起来了,而且南京城更大更宏伟。民国这一段,北洋军阀时期,北京是首都;1927年以后,南京是首都,北京改成北平了。非常有意思。无论你生活在南京,还是生活在北京,必然会对你所生活的地方产生内心的感受。作家以新地方志的手法,以个人的眼光和语言,把自己生活的城市写出来,是一种致敬。”

叶兆言认为,南京和北京,都特别适合用来讲述中国故事,但角度不一样。“北京是中国的中心,适合于叙述大一统江山的历史。南京在某种意义上,它是中华文明核心的一个备胎。汉人在黄河流域失败了,就逃到南京这个地方来。所以南京的故事,诉说出来的是汉故事。北京的历史叙述出来,是中国的故事。对于中国人来说,认同北京,就是认同我们大一统的中华民族。这是很大的区别。”

“城市传记怎么写不重要,写好比较重要,重点是要攻克这个城市,把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对手打了一仗,但是方法不一样,条条大道通罗马。《伦敦传》《北京传》《南京传》三本书完全不一样,但并不妨碍放在一起说。如果三本书都是土特产、都是一个城市的脸谱,那就有问题。描述一个城市,应该找到你最愿意、最合适的方式,不是用邱华栋的方式或叶兆言的方式,应该用一个你合适的方式。”叶兆言说。

“读汪曾祺,让我们没法老去”

王干新著《尘界与天界:汪曾祺十二讲》高邮首发



《尘界与天界:汪曾祺十二讲》
王干 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2021年5月

他是汪曾祺的粉丝、汪曾祺的研究者、汪曾祺的忘年交,他还是除了汪家人之外品尝汪曾祺厨艺最多的人……著名作家、评论家王干新著《尘界与天界:汪曾祺十二讲》近日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

版。5月21日,该书首发式暨研讨会在汪曾祺的故乡江苏高邮举办。

汪曾祺是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的作家,近些年来,汪曾祺著作不断出版,形成了“汪曾祺出版热”。在这股热潮中,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是最早的发掘者之一。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,便关注到汪曾祺作品潜在的巨大价值,出版了第一套《汪曾祺文集》,其后一直倾力推广汪曾祺的作品,迄今为止,共推出12个相关的图书品种,为汪曾祺作品的普及和研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。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张在健在介绍《尘界与天界:汪曾祺十二讲》新书出版情况时说:“汪曾祺的作品已为大众所熟悉,而要全面、细致、精准地把握他的思想精髓和美学内涵,仍然需要专业的引领。”

此次王干的新著《尘界与天界:汪曾祺十二讲》集合了研究汪曾祺最全面、最有力的论述,论述内容共分为十二讲,涵盖文学、艺术、人生哲学、里下河作家群等,涉及汪曾祺作品的现代性、民间性、传统等多

个核心内涵,对汪曾祺的文学与人生进行了深度的美学透视。在他看来,汪曾祺的作品做到了“六个打通”——打通了现当代文学、古今文学、中西文化、雅俗文化、南北文化以及“尘界”与“天界”。

王干与汪曾祺有非常深厚的交情。在新著中,除了对其作品的论述之外,王干也分享了他与汪曾祺密切的交往。譬如,王干总结汪曾祺的美食经大约有三:“一是量小,汪先生请人吃饭,菜的品种很少,但很精,不凑合。量也不多,基本够吃,或不够吃。这和他的作品相似,精炼,味儿却不一般。二是杂,这可能与汪先生的阅历有关,年轻时国家动荡四处漂流,口味自然杂了,不像很多的江浙作家只爱淮扬菜。三爱尝试,他喜欢做一些新花样的菜,比如临睡前十几天,他用剩余的羊油烧麻豆腐招待我,说:合(ge)味,下酒。”

汪曾祺长子、散文家汪朗特意从北京赶赴高邮出席了新书首发式。他表示,王干这本书中有很多独到的观点,对汪曾祺的一些评

论,是其他研究者没有提到的,如民间性、汪曾祺与《史记》的关系、汪曾祺的书画美学等,他赞赏王干写汪曾祺是带着感情写的,真诚的东西会引起读者共鸣,他还开玩笑说:“王干还欠我们家老头的饭钱,没事老在我家蹭吃蹭喝。”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徐海分享道,汪曾祺是他1998年刚参加工作遇到的第一个作者,他至今能清晰记得当年汪曾祺家的门牌号码。他说,王干这本书引人入胜,让他读起来欲罢不能,把汪曾祺独特的美学追求、价值追求都呈现了出来,将大大有助于汪曾祺人品和作品的传播,有助于世道人心的温暖和改变。

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书记处书记、副主席阎明旺也到场祝贺新书首发。他表示王干出版这本书,是非常郑重的,怀着对作家的崇敬,当前评论界非常需要这样的作品。王干研究汪曾祺多年,对汪曾祺的创作和人生进行持久的追踪,是非常宝贵的。

评论家王干在答谢词中表示,

高邮是他文学的出发点,也是他文学的加油站。发布会在汪曾祺纪念馆巨幅汪老画像下举办,王干说,在汪先生目光的注视下,他带着这本小书向汪先生进行汇报,把追寻汪曾祺的足迹,化成笔下的文字。说完,他向汪曾祺画像深鞠一躬,“我是感恩来的。我还没还,不仅仅是汪汪先生说的饭钱,我从汪老身上不仅得到了文学的养分,还得到了人生的养分。当我在生活中碰到很多事件的时候,会想如果汪先生在,会怎样对待?”

1985年至今,王干已研读了汪曾祺36年,正如在今年汪曾祺101周年诞辰这一天,他所说的那样,汪曾祺是永远读不完的,“汪曾祺看似平淡,看似简约,却越读越有嚼头,我可能还会写一些文章,还会讲下去。五年前我曾写过一篇《读汪曾祺老去》的序言,现在要说的,是读汪曾祺,让我们没法老去。他说,生活那么好玩,我说,汪曾祺那么好玩。‘玩不够的’生活,读不够的汪曾祺,讲不够的汪曾祺。”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王凡